

1935 1936年「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

開幕七十週年的脈絡與討論

倫敦佰靈廳「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是第一個引起國際矚目的大型中國藝術品展覽，距今已七十年。本文認為，透過回顧上海——倫敦展及相關圖錄的脈絡與表述的契機，讓我們有機會審視中國藝術的歷史典範。

作者 Jason Steubler 沈德
譯者 林品樺

前言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間，於倫敦佰靈廳舉辦的「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是名列最為人熟知與引用的中國藝術展覽之一（註一）。參觀人次總計四十萬一千七百六十八人，由橫跨世界三大洲超過兩百四十位的收藏家，提供展覽會三千零八十件展品，分別在十六個展覽室陳列展出。與展覽相關的出版品銷售迅速，曾幾番再版。最後總計賣出十萬八千九百一十四本目錄、三千四百八十六本展覽圖解附錄、兩千一百九十本展覽手冊與三百三十

六本皇家藝術社會學期刊（註二）。同時展覽期間，以中文、英文、法文、德文與日文等語言撰寫的有關中國研究的文章超過一百篇，顯示出此次展覽在中國藝術研究上的廣泛影響力。這也是二十世紀中國藝術史與考古學研究的先鋒，首度以世界級的標準，將展覽的內容資料、藏品圖像與出土文物，做有系統的學術研究整合。

下文將以兩個角度來介紹「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的多層脈絡以及與此展覽相關的多種表述。第一部分是檢視展覽目錄，

從而凸顯地域與國際觀眾對此展覽會的多樣化論述。展覽中最大的一件展品——隋朝的一尊佛像的歸屬（provenance）歷史，來證明展品呈現了有關於展覽出版品中隱約的論題與表述。本文的目的是通過展示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有關出版品中的論述及展品來瞭解中國藝術史的典範。藉由追究各個展覽策畫者的展覽表述，從而辨別誰曾參與相關的論述，曾有什麼樣的目的以及哪些是策展者預期的參觀者（註三）。

圖錄與敘事

回顧曾出版的關於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國藝術國際博覽會圖錄，可見當時並非只有單一的一個展覽和一本圖錄，而是歐亞兩個大陸先後舉辦的兩個展覽和為其發行的數本圖錄^(註四)。

一開始，公開的展覽以及圖錄的發行是在上海。數月後，展覽移師倫敦。縱觀整個展覽使我們有機會從三個方面來探討展覽圖錄的意義。首先，展覽在上海揭幕時出版的兩套雙語圖錄提供了關於此事件上海當地的表述。第二，倫敦展及其圖錄展示了另一種具有當地特色的表述。最後，比較和分析上海與倫敦發行的不同刊物和展覽可清晰的辨別出兩地表述的不同。

延續一開始所提，自一九三二年始，倫敦展覽籌備會便與中國政府行政院（也就是後來的中國籌備委員會）之間曾經反覆聯絡與交涉^(註五)。為了保證展覽會成功舉辦，中華民國政府與英國政府密切合作，以確保從故宮博

物院、古物陳列所、中央研究院、北平圖書館、河南博物館與安徽省立圖書館，挑選借出的九百八十四件展品安全抵達和返還^(註六)。

上海展發行的圖錄，將中國籌備委員會的決議和此次展覽的使命，以中英文雙語對照的方式刊出^(註七)：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國民政府行政院既決定選送本國藝術品於英倫。供國際展覽。目的在使西方人士得見中國藝術之偉美。乃組織籌備委員會掌其事。籌備委員會同人以本會任務莫重于出品之徵選。因選聘藝術專家若干人別組專門委員會徵選之責。專門委員會自是年十一月成立。徵集研討。歷時數月。中間復與英國專家交換意見。而甄選乃定。用特編輯此冊。附有照片。以備參稽。資考證。此本目錄所由成也。據目錄載出品類別為銅器、瓷器、書畫、玉器、剔紅、景泰藍、織繡、摺扇、古書等。中國藝術之發展。自上古以

迄近世。略具梗概。出品機關為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中央研究院、北平圖書館、河南博物館、安徽省立圖書館。而選自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者為最多。此其大概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倫敦
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籌備委員會

中國籌備委員會從一九三五年四月八日到五月一日，在上海展出大部分的作品，並且發行「中國藝術國際博覽會：上海預展展覽圖錄」^(註八)，這是以英文撰寫的平裝本圖錄，無圖片，有七百五十三件作品的中文說明附錄，分別以銅器、瓷器、繪畫、書法與雜集的項目編寫^(註九)。特別是銅器與瓷器的內容最具學術水準，提供展品的形制、定年，就如同考古學一般，記錄展品的歷史與出處。除了這本單行本，中國籌備委員會同時也製作了一套分為四冊的精裝本圖錄，「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出品圖說」^(註十)。中英文版的圖錄

集，項目編寫的方式與平裝本一樣，但提供更多的歷史與學術的說明文字^{〔註十一〕}。

檢視圖說集裡的第四冊，有百分之二十的部分是由中研院史語所考古組所撰寫的田野工作^{〔註十二〕}。由此可見，這套圖錄通過與世界分享當時最新的考古出土發現，如河南安陽殷墟商代大墓考古發現，促進了當地與國際對中國歷史的學術理解，同時也彰顯了史語所的功績^{〔註十三〕}。此外，這套圖錄也標誌著行政院通過中國籌備委員會的資訊宣傳和公開討論，對此重大國際活動的直接參與。從某種意義來說，這種系統化地控制展覽的進程，記錄這一事件以及發行宣傳中國歷史的圖片，也代表著中國籌備委員會為現代中國藝術史開啟了嶄新的一頁。

與此同時，英國展覽委員會也在倫敦編輯出版了代表他們自己觀點的出版物，包括展覽圖錄、紀念性圖片、導覽手冊，以及英國皇家藝術學會期刊的專

號。至此對中國藝術史的學術研究再次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上海與倫敦展覽圖錄的並列發行，標示著雙重機構運作對中國藝術典範的基礎產生了影響。而透過這些展覽圖錄可以發現，不管是中方或英方的作者，各自都用國際的角度但卻是當地的觀點，來作為他們的敘事策略。

歐洲與中國的中國藝術史家，對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中國國際藝術展覽會作出了迅速的反應。對中國藝術的介紹、評論和駁論出現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間的各種雜誌上。例如，一份刊物的讀者曾就懸掛在倫敦佰靈廳的一幅中國畫展開過辯論，最後展廳裡負責展品展示的坡西瓦·戴維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 1892-1964）和雷·阿胥頓爵士（Sir Leigh Ashton, 1897-1983），不得不對此議題正式提出觀點^{〔註十四〕}。同時學者們也對中英兩國機構在舉辦上海、倫敦展覽中，對建立中國藝術史典範所作的貢獻，給予了

高度評價。約翰·福開森（John C. Ferguson, 1866-1945），美國傳教士，同時也是報人和中國藝術鑑定專家，還曾更進一步指出了中英兩國展覽籌備策劃者對展品不同的說明和註解^{〔註十五〕}。

各種關於當時展覽的表述，為理解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中國藝術史典範的基礎，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資源。許多作者最初都只是將他們的敘述中心，放在對上海和倫敦展覽的當地敘述視角上，而當這種地域性的表述被接受為具有國際意義的討論後，關於整體展覽的宏觀表述才開始出現。認知這些與展覽相關錯綜複雜的出版論述，強調出研究展品的未解讀的歷史及其對中國藝術典範的形成和影響的重要性。

佛陀的一生

在佰靈廳入口處迎接參觀者的隋代大理石佛像，蘊含尚未解讀的歸屬和展覽歷史。這尊佛像由巴黎的中國古董商盧芹齋（C.

T. Loo (1880-1957) (圖一) 出借給展覽，顯示了此次中國藝術展的重要性的歸屬淵源，就反映了以上所提的地域性與國際性的表述^(註十)。

中國藝術古董商因為市場機會與需求，在倫敦宣傳他們的藝術品。盧芹齋與其他古董商經由借展將彼此間的競爭延伸到藝術市場。這尊以蓮花座為基底的彌陀像(圖錄編號二二六)來自河北省韓崔村重光寺，款識西元五八五年。這尊高五點八公尺的白色大理石佛像，展現了西元六世紀時中國佛教藝術的偉大。



圖一 中國古董商盧芹齋肖像

追溯這尊佛像歸屬與展覽歷史的重要性，在於探尋每個時期收藏者的意圖。雖然盧氏經由刊物廣告出借佛像，又毫不猶豫地抓緊商機加入倫敦展，他最後卻選擇將佛像做為禮物贈送給中國政府。爾後中國政府又將其轉贈給大英博物館，如今這尊佛像現

存於北廂樓梯處^(註十七)(圖二)。正如兩個有著複雜故事的展覽與各自的圖錄，大理石佛像背後的故事也反映出尚未解讀、帶有特殊地域與國際色彩的表述。雖然現在大英博物館展品的說明上寫著：「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紀念贈」，但是佛像是如何成為大英博物館的常設展品卻有待陳述。

總之，這尊佛像的歸屬淵源概括了「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的特色，它交織著一名中西方皆通曉的古董藝術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中國藝術展覽、中國政



圖二 巨大的佛像，現存於大英博物館。

府與大英博物館。精美佛像的歷史提供機會重新思考個人、機構、博物館、國家、文物、交易市場、出版物與公共關係。正如上海與倫敦展為理解中國藝術史的發展與典範，提供了重要綫索一樣。

結語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其展覽歷史與相關出版物是緊密相連的，應將多重中心的展覽與出版物，與它們不同的焦點與歧異，放在中國藝術史的發展中來理解與思考。而比較中國藝術籌備委員會與相應的英國機構在此次展覽中的表現，也清晰地顯現了他們不

同的意圖。

回顧上海與倫敦的展覽及相關圖錄，可以看到曾發表過的不同言論和意向，也可以看到當時地域性與國際性的反響。這意味著瞭解這些對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的批評和評論，對於未來的研究很重要，同時也提醒我們有必要關注這個展覽曾經分成兩個部分，在兩個國家又彼此相關的事實。注意到了這個事實，再假設中國藝術的歷史典範是單一的，那麼你確實需要重新檢驗過去的历史。儘管迄今為止還沒有人指出，但中國藝術史的歷史典範確實是雙重並列的。

提及關於多重典範的爭議，對參展的隋朝大理石佛像和他的

歸屬淵源的探討是一例証。歸屬研究點明了展覽策畫人、藝術古董商、政府與國家博物館館藏的互相運作。對於佛像從藝術古董商到中國政府直至成為大英博物館的國寶級館藏的過程，當時地域和國際視角顯現，在有關出版物對其所做的的展覽表述。這也就是說，釐清展品的歸屬歷史，有助於理解當時各種出版物表述的真正意圖。歸根究底，所有這些都對復原中國藝術史典範的形成歷程有所助益。慶祝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開幕七十週年，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回顧上海——倫敦展及相關圖錄的脈絡與表述的契機，也讓我們有機會審視中國藝術的歷史典範。

註釋

- 一·展覽舉行日期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六，到一九三六年三月七號星期六。地點於皇家藝術學院 (Royal Academy of Arts) 倫敦 伍羅廳 (Burlington House, London)。
- 二·詳細資料亦可參閱 Royal Academy of Arts, Annual Report from the Council of the Royal Academy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Academicians and

Associates for the Year 1937 (London: William Clowes and Sons, Ltd., 1938), 30. 展覽圖錄部分 ·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London: Royal Academy of Arts, 1935-36);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The Chinese Exhibition: A Commemorative Catalogue of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 三·本文將論述定義為權力、論述提供權力去界定與證明知識體系 (bodies of knowledge)。這些知識體系更進一步合理地證實某些特定的定義，且認定一些佔優勢的共識，是以達到確定目標、從科學的主張到瘋狂的帝國主義者都是。對於權力及論述的觀點，可

- 參見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1); 以及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79).
- 四·此外，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及前蘇聯也邀請展覽至美國展出，雖然紐約展覽未能成行，但有分別大約一件文物，借至莫斯科與列寧，由一九四一年一月展到一九四二年六月，更多資料可參見：Jeannette Shambaugh Elliot & David Shambaugh, *The Odyssey of China's Imperial Art Treasur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84-5.
- 五·最早在一九三三年的聯繫與交涉，可見其後的短述：Elliot and Shambaugh, *The Odyssey*, 81-2.
- 六·中國籌備委員會與倫敦籌備委員會兩方，在思考正確的展品描述與不同說明牌的想法，可參閱 Elliot and Shambaugh, *The Odyssey*, 82-3。最後，呈現給展覽觀覽那些溝通過的表述，並不相同。
- 七·The Chinese Organizing Committee,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Chinese Government Exhibi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in London* (Nanking: The Chinese Organizing Committee, 1936), Vol. 1, iv.
- 八·The Chinese Organizing Committee,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Catalogue of Exhibits at The Preliminary Exhibition in Shanghai* (Nanking: The Chinese Organizing Committee, 1935). 目錄共一六頁(含勸報表)，本展亦被認為是在中國最大的中國藝術展覽。九·銅器類一八件，瓷器三十四件，書畫一七三件，其他類一五八件。
- 十·The Chinese Organizing Committee,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Chinese Government Exhibi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in London* (4 Vols.),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1936).
- 十一·關於展覽中國繪畫選件的評論，參閱 Shi Chongpeng, *Zhongguo minghua guan moji*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1936).
- 十二·圖說集分成：第一冊：銅器，第二冊：瓷器，第三冊：書畫與第四冊其他類。中研院由在中國的國外與本土訓練出身的中國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和科學家組成。關於史語所的介绍，參閱：杜正勝，張秀芬合編，《傳承與創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介》(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A Guide to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九八年。
- 十三·挖掘期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四年。可參閱：李濟(編)，《安陽發掘報告》。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期(一九二九)第二期(一九三三)，與第三期(一九三三)：上海：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第四期(一九三三)。Li Chi (林徽因) - Anyang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7)。Kwang-Chih Chang (張光直)，*Shang Civiliza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由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在皇家社會學院伯靈頓廳，有一場關於挖掘新的地下物質的公開演講。題名為：“The Royal Tombs of An-yang”，伯氏於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發表演說。可參閱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The Chinese Exhibition*, xi.
- 十四·參閱 Percival David and Leigh Ashton, "Letters"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Vol. 68 No. 395 (February 1936), 103。回贈 W. W. Winkworth 與 Chang Yee 的捐贈。"The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IV. The Paintings"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Vol. 68 No. 394 (January 1936), 30-9。同樣地，Leigh Ashton 嚴苛的書評的回應，裡面他捍衛著自己的學術。參閱："The Burlington Magazine" Vol. 68 No. 394 (January 1936), 281。附帶的參見：C. J. H. "The Literature of Art"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Vol. 67 No. 393 (December 1935), 281。附帶的例示，可參閱：Walter Perceval Yetts, "Letters"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Vol. 68 No. 396 (March 1936), 146-9 以及 Leigh Ashton, "Letters"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Vol. 68 No. 397 (April 1936), 195。Walter Perceval Yetts 是伯靈頓廳雜誌的編輯，也參與批評和回應而撰文。可參閱：C. P. Fitzgerald, "Letters"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Vol. 68 No. 397 (April 1936), 195。
- 十五·John C. Ferguson, "Reflections on the London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T'ien Hsia Monthly* Vol. 2 No. 5 (May 1936), 433-42。Ferguson 的傳記可參閱：Thomas Lawton, *A Time of Transition: Two Collectors of Chinese Art* (Lawrence, Kansas: Spencer Museum of Art,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1991)。
- 十六·除了巴黎，盧浮宮在倫敦、紐約、北京與上海都有設辦公室。
- 十七·感謝大英博物館中國藝術部門研究員 Carol Michelson，慨然提供雕像的來歷資料。博物館入藏編號為：OA 1938.7.15.1。